



韩子君攀登南美洲最高峰——阿根廷阿空加瓜。



韩子君攀登新疆博格达峰。



漂亮的韩子君。

### 第三次握手

友谊！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说这个词的时候，指的是茶余酒后愉快的谈话和相互弱点的宽容。

而它，更是生死之交的温暖。

2015年4月25日，尼泊尔8.1级地震。当天，韩子君刚好在尼泊尔的珠峰南坡大本营做攀登准备。

地动山摇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异常惊恐地冲出帐篷。韩子君回头一看：“漫天的白雪遮天蔽日，雪浪夹杂着冰、石块滚滚而来。”

也就在那一刻，韩子君拉着住同一帐篷的日本队友小幡友子的手，一起向前冲。

“我们往相反的方向跑，只跑了两三步，觉得仿佛有人在背后重重推了一把，摔倒在地。紧接着，一把雪浪砸在身上，钻心地疼。我好像喘不过气来，被窒息感深深地困扰着。”

被气浪冲开的韩子君和小幡友子，各自在雪地中挣扎。发现没有骨折的韩子君爬起来，被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呆了……

这场灾难夺去了珠峰大本营19条生命，韩子君所在的队伍更是重灾区，有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队友遇难，包括一名中国人。

4月26日凌晨，被救援的直升机送到加德满都，韩子君和小幡友子又上了同一辆救护车去医院。

“小幡友子两条腿骨折，非常痛苦，在救护车上，我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，给彼此以力量。”

在加德满都，韩子君的额头上缝了八针，回国后又被陆续检查出鼻梁骨折、右手肘骨折。

伤痕累累的韩子君回到家，妈妈看着脸上满是伤痕、头上缠着纱布、脸肿得像猪头一样的女儿，心疼地抱着她，轻轻地拍着她。

韩子君在妈妈的怀里哭泣，妈妈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不要哭，好了再去。”

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和康复之后，2015年底，攀登珠峰的队伍又在召集人马。韩子君，有点坐不住了。

2016年，韩子君选择从珠峰北坡登顶。经历了高原反应、寒冷、反复拉练的辛苦后，5月20日，韩子君终于登上了世界之巅。

挑战，总是让生命充满乐趣。2017年4月6日，韩子君又到了加德满都，这一次，她要从珠峰南坡登顶。

在酒店大堂门前，迎接韩子君的是小幡友子。

“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任泪水肆意流淌。后来，当我在帐篷里看到小幡友子两条腿上像蜈蚣一样贯穿的巨大疤痕时，我的心在哭泣。这两年，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？！而现在，她像我一样又来到这里，脸上带着从容淡定的微笑。”

2017年5月22日凌晨，登顶珠峰，距离顶峰二三十米时，突然，一只手从后面紧紧地握住了韩子君的手。

“我回头，看到了小幡友子。”

第二次站上珠峰，韩子君内心充满喜悦，看着太阳缓缓从地平线上升起，一幅壮美的景象在眼前徐徐展开。

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受访者供图

“对未来的真正慷慨，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。”  
——阿尔贝·加缪

# 两登珠峰

## 与死亡『共舞』的女孩



韩子君在贡嘎山北部的勒多曼因。



尼泊尔珠穆朗玛峰顶日出。



韩子君和日本友人小幡友子(右)在珠峰露营地。

尼泊尔阿玛达布朗峰  
海拔 6856 米



韩子君从尼泊尔南坡攀登珠峰。

## 珠峰 8844.43米

## 马纳斯鲁峰 8163米

### 马纳斯鲁的悲伤

马纳斯鲁峰，海拔8163米。

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尼泊尔境内，为世界第8高峰。

其山脊修长众多，冰川纵横密布，但马纳斯鲁峰如同一把利剑直插云霄，傲然挺立，异常险峻。

2014年9月，韩子君来到尼泊尔，准备攀登马纳斯鲁。

从大本营出发是一段原始地形，往上就进入冰裂缝区。

到C4营地，傍晚开始起风、下雪，天气变糟。

那个晚上，三个女生住在一个帐篷里，韩子君前半夜几乎没睡。

“大风一直肆虐，当时特别害怕帐篷被风推下悬崖。后半夜迷迷糊糊睡着了，突然有队友叫我，叫我快点起来推雪，帐篷快要被雪埋住了。”

拼命推，把雪推得非常硬、非常结实，“把帐篷埋了一半，当时我觉得起码不会被风吹到悬崖下去了。”

第二天凌晨，向导喊起床，大家就像土拨鼠出洞一样，爬到帐篷外。

原计划是凌晨三点冲顶，但风雪呼啸，队长明玛决定推迟到4点才出发。

当时，天开始蒙蒙亮，但依然在下雪刮大风，能见度不好。

“我和明玛结组，他带着我在前面开路，雪几乎都到膝盖那么深。”

眼看离峰顶仅剩100多米，再翻过一个横切，就登顶了。

这时，明玛突然放慢脚步，时不时停下来用对讲机通话。

韩子君焦急地拽拽绳子，明玛停下了，忍不住告诉她：有一位日本登山者滑坠了。

韩子君一惊，在这样的海拔滑坠，生还几率不高。

还没有等明玛说出第二句话，韩子君就跟他说了：“没问题，我们回去，下撤救援吧。”

然后，他们调头，用最快的速度从8000米下撤到7400米。

滑坠的是日本登山家佐佐木义政，59岁。三位向导一起把他从冰壁下拉上来时，他已经停止了呼吸，眼睛上还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

韩子君的泪水瞬间掉下来，前一天还在大风中帮他穿衣服，第二天就天人相隔。

因为佐佐木义政英文比较好，韩子君与他交流也较多。佐佐木义政在日本是一个很有名的登山者，曾经攀登过五座8000米的山峰，并且在冬季攀登过安娜普尔纳南壁。他来过中国多次，攀登过四姑娘山大妹峰、二妹峰、三妹峰，也在双桥沟攀过冰。

可这时，佐佐木义政躺在离自己帐篷两三米的地方，气息冰冷。

马纳斯鲁的悲伤，让韩子君深刻认识到：“成功、失败、死亡，都是攀登的一部分。”

下山后，她立即到成都报了冰川课程，学习如何穿越冰裂缝，如何在冰裂缝自救和营救。

夕阳西下。韩子君站在珠峰之巅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她一个人。

那一刻，珠峰8844.43米的高度，因为她的存在而增加了1.6米。

米兰·昆德拉说：“没有一点儿疯狂，生活就不值得过。”

从2013年开始的短短5年里，韩子君攀登了20座5000米到8000米的雪山。

2016年和2017年，她两次登顶珠穆朗玛峰——

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分别从珠峰南坡和北坡登顶的女性。

### 菜鸟登山记

深秋，艳阳天。

成都宽窄巷子的喧闹，却在十米之隔的东胜街归于宁静。

10月28日，能容纳300人的少城剧场，座无虚席。

公益组织爱思青年在这里举办了一场“从History进化到Herstory”的思想聚会。

笑容甜甜的韩子君走上讲台，分享了从菜鸟登山者到极限运动家的“进化史”。

人生的每一次转折，对于她来说，都如盛开的一朵花，享受着一个季节的热烈。

2005年到2008年，80后女孩韩子君的生活都很平静，无非是从常州的外企转到上海的外企。

那时的她，和所有爱美的女孩子一样，热衷于讨论奢侈品，甚至一款口红的色号。

2010年，在徽杭古道徒步，无意中打开了她人生的另一扇门。

从长坪沟、毕棚沟、稻城，过渡到海拔路线徒步后，她去了冈仁波齐。

“很轻松过了海拔5000多米的垭口，没有任何高原反应。”

韩子君暗自窃喜，原来自己有巨大潜力，决定尝试登山。

偶然在一个网站上，她发现了一个登山的广告：

理县半脊峰，冰川发育完全，海拔5430米。

这是韩子君征服的第一座雪山，但登顶的那天特别逗。

“第一次登雪山懵懵懂懂，羽绒服穿在冲锋衣里面，胸前挂着一个塑料水壶去冲顶，结果剩下的一点点水成了冰，连吸管都冻硬了，完全喝不成水。”

这个过程，对菜鸟的体验大概就是：“登上顶峰的斗争，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灵。”

慢慢完善装备，韩子君开始对登山有一些了解。

接下来，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，海拔5895米；新疆慕士塔格，主峰海拔7546米。

就在慕士塔格，韩子君第一次感觉到自然是巨大的，人是那么渺小。

“登顶慕士塔格后，一名男队员体力不支虚脱了，被哈萨克族向导捆得像个粽子，从山上拖下来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脸，因为暴露在紫外线下，晒得发黑，嘴唇都晒焦了，整个人奄奄一息。”

在雪山上直面生死，韩子君才知道：登山不是简单的“打怪升级”，而是一件很危险、很残酷的事。



韩子君从西藏北坡攀登珠峰。

### 慕士塔格遇险

于登山而言，韩子君的自我进化是缓慢的。

想起第一次去登慕士塔格，她不由得哑然失笑：

光在背夫身上就花了1万多元，而其他队员只花了两三千元，因此被称作“韩大户”。

她那时觉得，能自己不肯的东西就不肯，应该把全部体力用在登上山。

随着登山能力和经验的成长，她开始尝试单板登山滑雪。

无知者无畏。刚学单板一年，韩子君决定去慕士塔格时，也带上了单板。

“当时队里只有我一个人滑雪，所以跟领队苏拉承诺，不会到处乱跑，跟着大家走过的痕迹，只在路两边滑。”

第二次拉练后，韩子君觉得那条路已经滑过一次，比较熟悉。恰好左手边有一片山谷，看上去雪况非常好，就大着胆子一个人滑下去了。

山谷是一个背阴面，阳光照耀不到，里面的雪与其说是雪，还不如说是一层很薄的冰壳。

“我滑上去的时候才意识到，冰壳之上完全没有平衡可言。慌乱的滑行中，突然，前面十米左右，出现一个很大的冰裂缝，我想刹车，但特别悲惨地发现，整个板完全横过来之后，根本停不住。我急了，整个人仰面摔倒在雪地上，用衣服和背包在雪地上摩擦，想让自己停下来……”

离冰裂缝七八米时，韩子君停了下来，但依然未脱离险境。

右手边不远处有一片碎石坡，她想挪过去，但每动一下，就会继续往下滑。

她不敢再动，拿出手机呼叫救援，可惜信号不好。

“停了几分钟，我觉得不能再等别人，只能靠自救。我慢慢把滑雪板脱下来，单手用力地把板砸到雪里，把自己固定住，因为穿的是高山靴，鞋底硬，就用脚跟跟雪地上磕出一个一个槽，就这样把自己挪上了碎石坡。”

这次差点挂掉，对韩子君是一个很大的教训：

对一片雪地或者一座山峰不了解的时候，一定不要贸然尝试；滑雪时一定要有小同伴，不能一个人贸然行动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，扫码上封面新闻看精彩视频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